

「目」 酒井顺子 著 江明玉 译

都 与 京

山东人民出版社



〔日〕酒井顺子 著
江明玉 译

都 与 京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与京/(日)酒井顺子著;江明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6

ISBN 978-7-209-05273-3

I. ①都… II. ①酒… ②江… III. ①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G13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8196号

MIYAKO TO MIYAKO

by SAKAI Junko

Copyright © 2006 SAKAI Jun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 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 A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中文简体版权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5-2009-126

责任编辑:李楠

装帧设计:宋晓明

都与京

[日]酒井顺子 著 江明玉 译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网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装

规格 32开 (140mm×210mm)

印张 6.75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10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6月第1次

印数 1-8000

书号 ISBN 978-7-209-05273-3

定价 2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0539)2925659

译者序

东京与我

江明玉

在翻译完这本《都与京》之后，编辑要我写一篇译者序。因为工作关系，定居东京已经是第八个年头。虽说如此，就我身体中的血液关于东京的浓度来讲，肯定还不够资格自称为东京人。

这阵子总是来回往返于东京、台北、上海的我，翻出了一篇2000年去东京出差时写下的旧文，时隔8年，但回头一看，我对东京的感觉似乎一点也没变。

来东京之前，我憧憬的譬如说东京的出版业界、次文化（Sub-Culture）以及关心的人事物，也因为身置其中，或者距离太近，变成了一种焦距无法对准的状态。或者说，这些其实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住在东京的人，根本没有余裕可以享受东京生活的种种。

我说，要写东京，只有趁着人在东京的时候写，没什么了不起的原因，不过就是我们赖以维生的空气不一样罢了。

我说的“空气不一样”，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是因为怀念台湾而顿生的“乡愁”，或者是身陷苍茫的大都会当中产生的那种“疏离感”。我的意思是说，去找个科学家来做个实验分析一下，就会相信我说的话了。至少在分子结构上，东京跟台北的空气真的不一样。

每次在东京，一个人在新宿、涩谷的街道上游魂一般地晃荡，就觉得整个人的身体是呈混沌状的，脑浆、内脏、血液和成一团那种。如果要形容东京的话，我想，大概是电影《人肉叉烧包》里头的那台绞肉器吧！我是那种“坐在教室里头，老师要我们画东京，我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东京铁塔”的那种小孩。说东京像绞肉器，没什么道理跟原因，就是写着写着，这么觉得了。

不只东京跟台北的空气不一样，我从我朋友身上找到了一种更具象的不同：文章的语气。一个跟我一样无聊，会在出国的时候写东西的朋友说：“回到台湾，简直辨识不出日记本上那东西是自己写的，包括笔迹。”

写这篇文章时，人在新宿的世纪南悦酒店（Hotel Century Southern Tower）27 楼的房间，大家应该听过，日本作家的“罐头写作”吧，编辑催稿催急了，把作家塞进饭店房间，一步都不准其踏出，直到稿子写出来为止；也许是有预谋的“某某老师，求求您住进饭店，帮我们写一篇短篇吧！房间我们已经订好了”，诸如此类。

我从椎名诚的文章当中，读过好几次对这种“罐头写作”的描写。不过，通常都是“狐群狗党的友人们，一个接一个提着酒来登门拜访，最后索性就一群人开起 Party 来，直到酩酊大醉结束”这样的描写。而稿子呢，遇到这种作家，无可奈何。

话说回来，从古至今，有多少作品在饭店里诞生，有多少作家在饭店里自杀。如果没有狐群狗党来买顿酩酊大醉，也得要有如京都“俵屋”般的温柔女将，前来嘘寒问暖，呼一声“老师”（せんせい / Sensei），这也是另外一种醉。

常常有人问我，东京哪里好玩？你觉得东京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我想，我对台北的了解应该要比对东京的了解多一些，可是却从来没有人问我，台北哪里好玩，你觉得台北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东京对我来说，跟台北一样，就只是一个城市。它的意义，并没有所谓的大于、等于或小于台北。或许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对我而言，都不可能有什么特殊意义，除了“最后的归宿”（Final Home）……而我“最后的归宿”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就是台中！我真喜欢那个发明出一些有趣玩意儿（如泡沫红茶）的台中。

回到东京。我只能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东京，你无法从我口中问出属于你的东京。

你想要的东京，是哪个东京呢？《东京人》的东京？Tokyo Walker 的东京？Brutus 的东京？Hanako 的东京？还是 Studio Voice 的东京？而我的东京不过是大久保的甲隆阁，六本木的 ABC 书店，新宿三越对面的无印良品跟樱花屋（さくらや / SAKURAYA），大叶高岛屋的东急手（Tokyu Hands），表参道的 ZUCCA 跟津森千里（Tsumori Chisato）。而最常去吃的是肯德基，点的永远只有两样东西，炸鸡条跟冰红茶；有时候换换口味，吃某家连锁店的天妇罗套餐，或者吉野家的牛肉盖饭便当，或者日清酱油拉面（泡面）。

我绝对不是为了省钱才吃得这么粗淡。我也吃过防卫厅旧址

（现址为 Midtown）前的“叙叙苑”烧肉，再贵一点是旁边的“田舍家”烧烤；或是银座的“七轮屋”炭烧、六本木的意大利餐厅“La Gola”。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我就达不到“炫耀”的目的了……算了。总之，我要强调的是“吃，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特别是在东京”。

要我写东京，其实没什么说服力。在台北，随便都可以找到对东京如数家珍的东京通。对这一点，我曾经觉得纳闷不已，但后来我终于知道，即使不懂日文，只要有热情、时间和金钱，要熟透东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更意外的是不懂日文的人，却有更多研究日本的热情。

从八年前定居东京到现在，我总共居住过五个地方：巢鸭、西麻布、目黑、代官山、芝浦，这五个地方有着完全不同的特性。

我是在离开巢鸭之后，才知道原来那里被称为老年人的原宿。虽然也说不出明确的悲惨处，但这的确是段没有任何回忆价值的岁月。我记得的只是十七八平方米的小房间，周末待在里头令人抓狂，于是我只好往车站前的麦当劳跑。去车站的路上有间卖炸猪排的店。我曾经在那里一边吃着炸猪排，一边看着村上春树刚出版的《村上收音机》（村上ラジオ / Murakami Rajio）。

大概是住过偏僻地方的关系，就像是从乡下上城的暴发户。后来我找房子时，丝毫没有考虑任何交通因素，选择了听起来很豪华的西麻布。跟我之后住的地方比起来，这个地方除了地点听起来很豪华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很简陋。我在这里度过了快两年宁静的岁月。步行到附近的超市买食材，到六本木的 TSUTAYA 租录影带。经过当时正在兴建的六本木 Hills，看到工地外墙的一大片马赛克

图案，令人惊艳。唯一的好处是，在巷口跟业界的朋友喝完酒，30分钟后就可以躺在自己的床上了。

住了快两年时，我厌倦了华而不实（而且简陋公寓里的莲蓬头洒出来的水实在太弱了）的西麻布，决定选择感觉脚踏实地，生活机能完备的目黑。光是最近的车站位于山手线上，就不免让人有主流的感觉。这个地方入住的时候是新居，加上是两人生活，所以一开始当然怀抱着要好好规划人生的远大志向。但终究还是不敌每天需要爬上超陡的行人坡带来的折腾，离开了目黑，虽然很担心会不会因此大圆寺的神明们就不保佑我们了。我在目黑住了3年多。

回想起来，代官山其实是当初找房子时，“顺便”看的地方。现在想想完全是仲介先生的心机太重。就在我嫌中目黑站前的大楼隔间不好，地板颜色奇怪，壁纸发黄，以及听得到电车通过时隐约的噪音时，亲切的仲介龙本先生为我介绍了代官山这个住处。虽然它远远超出我本来的预算，但看到落地窗外，阳台望出去一片代官山旧山手通上的森林，以及“天气好时，看得到富士山喔！”这句很诱人的宣传文句后，我完全忘记了这里生活机能的不便，而自此迷上所谓的边间（角部屋）跟有富士山景观的房子。

虽然住在代官山的时候，我一直嫌弃它生活机能很差，没有拉面店，没有吉野家，没有麦当劳。但想想，也许它才是真的拥有为我量身打造的生活机能的地方。首先，可以步行到公司，大约10分钟；步行到公司的路线有数条，可视心情自由选择，悠闲一点的时候，可以到代官山车站前的咖啡厅吃三明治，急着赶去公司，就到7-Eleven买一买午餐。觉得太久没有逛街的时候，沿着八幡通走，经过桑原直（Sunaokuwahara）跟津森千里的店，从橱窗check一下新作，遇到店员顺便打声招呼，看什么时候会有W-point或者

是换季折扣。周末临时失心狂地忍不住想买什么电器用品，招辆计程车到涩谷车站东口的BIC Camera，完全不跳表。冬天想吃火锅，有隐身于巷内的蚁月肥肠锅，而代官山红绿灯交叉口那个地下室的猿乐咖啡也陪我赶过不少这本书的译稿。

写到这里，突然觉得我搬离代官山是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没办法，东京人有东京人需要面对的现实，代官山太贵了，加上我已经老到了讲出住在代官山会令人觉得害羞的年纪，所以我决定搬往听起来简直淡然无味的芝浦——这片在旧工业区重新开发的超高层公寓区。

在看房子的时候，我纠结起来，到底是窗外的风景重要还是室内的空间重要。我感谢年龄的增长似乎起了一些作用。最后我舍弃了26楼可以看到彩虹桥夜景的高楼层，而选择了空间很大，但高度对超高层公寓来讲，一点都没有意义的7楼。不过因为是边间，所以有充足的阳光。而某天，当我站在窗边等着安装窗帘时，发现这房间有一个非常好的视野，下面是一个社区的小公园，有大片草坪，草坪上有两张木桌，有个中年上班族在吃便当。而另外一端，有一棵非常大的大树。那天天气非常好，阳光下，小孩子们追逐奔跑着。开始有了具体的感觉，我将在这里展开另外一段新生活。

东京与我，就像是容器与水。不知道东京是容器，塑造了我的形状，抑或我是容器，从东京这缸水当中，盛出了自己想要的形状。

这本书中，作者所提到的东京，有我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而对于外来者而言，东京的确是一个亲切的城市，不管是对外县市或者是外国的人来说。但即便如此，我觉得这中间依旧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清楚地区隔着日本人与外国人，江户人与非江户人。懒

惰的我，从未痴心妄想要跨越这条看不见的线，反而乐于扮演一个无知的外国人，狡猾地享受着东京人对于外来者的宽大，继续默默地观察这个城市。

* 此序为台湾商周原推荐序

前 言

京城人与都市人

为什么日本人会如此喜爱京都，每次我到了杂志卖场，都忍不住这么想。不管是女性杂志、男性杂志、旅行杂志还是美食杂志，仔细一看发现都是京都特辑；连电视两小时的推理剧也时常上演人在京都被杀。只要冠上“京都的”，不管是樱花、枫叶、祭典还是杀人，顿时都增添了许多魅力的音韵。光看这些媒体我们就可以了解，对日本人来说，京都这个地方具有多么特殊的存在感。

写了这么多，我当然也是个京都迷。但我与京都往来的时间并不长。念小学的时候，班上功课最好的一个朋友寄给我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现在跟家人来到京都，到圆山公园看了夜樱。”

记得当时我很佩服他们能全家到京都旅行，有文化的家庭做的事情果然不一样！我自己则在高中毕业旅行时才第一次去了京都，那时候只觉得“不太了解”。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曾经跟男朋友到京都旅行，也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不管是清水寺还是南禅寺的汤豆腐，对我来说，都只

像是为了演出“跟平常稍微不一样的约会”而用的道具。当时的我也还不明白，同样是二十几岁的男朋友，处在京都这样的背景之下，不知怎么的，看起来就让人觉得变得不可靠。

“京都感觉好像很好玩喔！”会突然这么想，是30岁之后的事情。我开始对接近年轻人文化感到有点困难，在这样的年纪所访问的京都，和风旅馆也好，夜晚的祇园、石庭也好，无一不让我感到惊艳。二十几岁旅游京都以来历经十年，期间我的体内产生了一个享受京都的机制。嗯，当然也可以说不过就只是年纪增长罢了，总之我开始频繁地造访京都。

2005年造访京都的观光客是4700万人，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目前公布的目标是要在2010年之前达到一年5000万人，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放眼望去的日本人当中，每两人中就有一人，或每三人之中会有一人是每年造访一次京都的；我想差不多可以说，不去京都的人，是去了东京迪士尼乐园吧！

京都长久以来的人气，我想多少跟持续了好一阵子的和风热潮有关。一直到日本还比较景气的90年代初期，人们的兴趣跟憧憬都还是朝向欧美。和风的事物等于老气、俗气这样的观念很强烈，传统艺能或和服这些东西的人气并没有这么高。

但是泡沫崩垮，景况恶化，不管在精神上还是生活上人们都涌起一股清静和寂寥感，此时我们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立根之处。在泡沫经济的全盛时期跑遍各国、看尽名牌精品，慢慢知道，要在欧美人的地盘跟他们决胜负，是绝对没有胜算的。如果是这样，也许解决方法就是不穿晚礼服而穿和服，那时候日本人大概都这么想吧。于是女性开始舍西洋花艺（Flower Arrangement）改学花道，舍西洋草书（Calligraphy）改学书法，舍精品名牌包改买和服，舍

剧团四季去看歌舞伎，舍夏威夷而开始去京都。

刚好在同一个时期，一般人只有在世界杯足球赛时才会涌现的爱国心之类的小民族主义也开始蠢蠢欲动。不过这种回归和风的现象，我个人认为应该又跟小民族主义的蓬发有不同的原因。一直到泡沫时代为止，我们一股劲地追赶欧美文化，以超越欧美为努力的目标，但是经济泡沫化让我们都松懈下来，用起伪外国人的视线来看待和风的事物。日本人开始造访京都，并非想借由接触和风事物来激励自己的族群意识，这跟西方人追求东方情调的顶级度假村住宿是一样的心态吧。

然后，我们重新再发现了自己国家的文化。梨园之妻或者名旅馆的老板娘（女将 / Okami）这种和风名流，比起社长夫人或医生夫人，感觉散发出更高一等的的光芒。在泡沫经济时代，曾经在港区的教会举行过婚礼的人，也开始脱口说出“我喜欢佛像”之类的话，曾几何时连菜刀也不用德国索林根（Solingen）生产的了，而改用起“有次”。

对这种和风病患者们来说，京都是个圣地。不过 JR 东海用广告鼓吹“对了，去京都吧”，人们也都一窝蜂地往圣地去进行巡礼了。

对和风病患者而言，京都可以说是“和风的主题乐园”。主题乐园不可或缺的就是娱乐设施、商店、饮食还有服务，而京都就完全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有神社佛寺或者博物馆这种娱乐设施；腌菜、和果子、扇子、古董这种商品也充满魅力；饮食则有怀石、甜品、乌冬面跟肉等，一样都不少。而关于服务，讲到“京都人的款待之道”，印象中不就是搔痒搔得恰到好处的感觉吗。

不只如此，主题乐园要生存下去最重要的是回客率，京都跟迪士尼乐园一样，在这一点上也很优秀，观光客里约九成都来过不只

一次。

要提高回客率，最重要的是“乐趣的多重性”。也就是说，如果只有那种去过一次就可以摸透的设施或活动，客人会觉得“就这样啊”，而不会再来第二次。因为有像内行人的菜单一样的东西，无法只凭一眼就能完全了解，还有随季节变化的不同乐趣，这些就会刺激人想一去再去。

东京迪士尼乐园更新游行表演时，会在新节目发表的几天前开始预演，展示新的游行，或是在很不显眼的地方画米奇的图案等，有很多这种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情报。迪士尼狂热者得到越多这些消息，越会陷入“想知道更多”、“再去更多次”的中毒症状。

而京都这个城市，跟迪士尼乐园不同的是，虽然没有刻意去营造，但是因为历史悠久，所以拥有无止境的多层性乐趣吸引观光客上门。起初只是去旅游书上介绍的店的观光客，也会随着去京都次数的增多，开始想去“旅游书上没有介绍的店”或者是“只有当地人会去的寺庙”等，寻求“一年只做一天的日式甜点”或者去拜“七年只公开一次的佛像”等。

另外，刚开始只是追求像樱花、枫叶这些明显季节性的人，也开始觉得“梅雨的京都听说不错”，“不，新绿也不错”，“下雪”，“过年”等，如此一步步深陷。

就像迪士尼狂热者说“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但这里是最棒的地点喔”炫耀看烟火最适合的地点一样，京都迷也会忍不住炫耀：“连很多京都人都不知道，有栋大厦的顶楼可以一次看遍五山的送火（编者注：日本在每年8月的盂兰盆会祭祀先祖亡灵，于8月13日点燃“迎火”，迎接祖先的归来并做法事，16日点燃“送火”，送回祖先。在大文字五山送火中，火堆排列形成文字与图形，各个大文

字设在京都市郊的如意岳、松崎西山、西贺茂妙见山、大北山、上嵯峨水尾山，五座山面对城市的山坡，由数百公尺的火床组成字形）。喔！对了，顺便告诉你，京都人可不是说‘大文字烧’的，别弄错了。”

感觉京都的街道好像都被杂志或是电视给介绍尽了，实际上京都某家店的人却说：“被杂志采访后，连根草都长不出来了。”

在京都有分“常常上杂志的店”跟“绝对不会上杂志的店”。就算接受了杂志的采访，京都人也不会什么都讲，真正重要的事情，都是偷偷藏起来的。

在东京土生土长的我，被京都强烈吸引的理由就在这里。东京聚集了来自各个地方的人，是个平等的都市。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什么样的服务都可以享受得到。也因为共同体意识很稀薄，所以对从其他地方来的人不会特别亲切到让人感动，亦不会排挤外来的人。不管是以前就住在这里的人，还是昨天才搬来东京的人，都可以过相似的生活，这就是东京。

不过这也代表了东京就是你所看见的那个样子。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算某家餐厅有秘密料理，不知为何也会被杂志的“秘密料理特辑”报道给写出来。让人觉得“什么秘密料理嘛，一点意义都没有”。可以这么说，东京这个城市的贪欲，是不会让秘密一直保持为秘密的。

与此相比，京都所谓的秘密就是以秘密的状态存在着。如果说用“里”这个字会有语病的话（里日本，现在好像不能这么说了），那也许可以说是“奥”吧！宛如又细又长的町家结构，从面对马路边的入口进去，一直往里头深入、再深入。不管是历史、人物、味道或者技艺，光从表面看上一眼，绝对无法得知里头的奥妙，仿佛里面很深奥似的。对身为东京人的我来说，看不习惯、稍微有点昏

暗的“奥”反而让我觉得稀奇，忍不住想往那个方向走去。

不管京都还是东京、纽约还是伦敦，住在都市的人，应该都会从经验得知“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在都市，各式各样的人不断地从外面的世界进来，所以没时间一一对外来人感到稀奇。

京都与东京都不会将“跟我不一样的人”当做奇异的存在，尽管如此，相对于东京把大家吞噬后，均一地消化下去，感觉上京都则是有很多“不一样的人”，细致且严密地分开共存。东京的简洁感跟京都的多层感，应该是这样造成的。

那么，这样的差异从何而来呢？我能想到的，依旧是历史的不同。公元794年，平安京建立于此。在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京城都在奈良，而当桓武天皇迁都长冈京没多久之后，又再度迁都至京都（当时并不是这样称呼）。

往后一千多年，京都一直是京城与都城。毕竟是“京都”，这个地名就只说了“这里是京城”，诚实地叙述着京都怎样的一块土地。

“东京”这个地名也说是“京城”，但那仅仅是“东边的京城”。就像纽约是以新的约克来命名的发想一样，东京的命名也是这样。

当然，从江户时代开始，这个地方就是个都市了。但是虽然江户有将军，却没有天皇。体育系般的都市江户，看在文化系都市京都人的眼里，恐怕是觉得“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乡下也需要热闹的地方嘛”！

东京的“杂食性”，被认为是在这个时期酿成的。因为各藩的武士们必须常驻江户，所以日本各地的人都集中到这里来。从京城的角度来看，东边这土到不行的江户，聚集了全日本乡下来的人。“怎么可以被瞧不起说是乡下人呢？”这些人因此而努力，江户才发展

起来吧。“话虽这么说，但我们毕竟还是乡下人嘛！”又因为会像这样摊手放弃，让江户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宽容性，或者说迟钝感。

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进入明治维新。虽然将军没了，但天皇终于在1869年来到东边，江户变成东京，越来越发达。而京都因为天皇不在，城市的气势曾经一时衰退，不过由于跟活生生的政治、经济现场保持距离，京都遂成为日本的文化中心地。

我曾经听说，京都的老人现在仍有一种“天皇陛下只是去一下东京而已”的感觉，“其实京都才是真正的首都”这种意识。我想这真的存在吧！

这的确很有道理，但我也是那种觉得“幸好首都变成了东京”的人。如果首都一直是京都的话，战争爆发的时候可能会被锁定为空袭目标，而战后也会被拼命地开发。整个京都也许就都变成现在京都车站一样的感觉了。正因为首都这个“污名”由东京来担了，所以京都才能将“奥”保持在“奥”的状态直到现在。话虽这么说，我也会觉得如果京都一直是首都的话，我想日本应该会变成一个跟现在更不一样的国家。

现在，全日本各地的市政府所在地都变成了“小东京”，只有京都一直还是京都。何止如此，京都更让日本全国诞生出许多自称小京都的地方。东京人之所以觉得京都有魅力，也完全是因为它既是个都会，但却又不是小东京吧。

而我，曾经是个热爱都会的人。因为京都有着跟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完全不同的都会性，以致让我有点害怕，但那未知的都会性也正是京都吸引人的原因。京都与东京，为了了解这两个京城的不同是什么，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想从东边的京城，来好好观察京都这个城市。